

蒋海珠 著

运河女

作家出版社



运河女

蒋海珠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运河女/蒋海珠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92 - 8

I. ①运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2105 号

运 河 女

作 者: 蒋海珠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刘之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三河市明辉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18 千

印张: 17.25

插页: 1

版次: 2010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92 - 8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一、芦花仙子.....	1
二、恶人的债	48
三、歌王——钱阿公.....	105
四、聪明的妹、坚强的妹.....	147
五、公式“二减一”	185
六、好人是“神”	241
后 记.....	263

一、芦花仙子

1、抹不去的记忆

芦花放，稻谷香
五谷丰登粮满仓
哥呀妹呀来拜堂
新郎新娘进洞房
嗨！嗨哟！嗨！嗨哟！

芦花割完自家的稻谷，领着弟弟在田头玩耍，跳着、唱着那首江北运河人一代传一代永唱不息的五湖歌谣。

芦花今年十九岁，长得亭亭玉立、落落大方，整个人身材匀称，脸容娇美，犹如玉兰初开、芙蓉出水。最动人处是开口便笑、言语柔绵，人见人喜。她是荡浪圩小村最漂亮的女孩。

东村头贾福祥老人七十八岁了，见到芦花就说这丫头长得标致；邻居叶伯母进进出出，更是一口一声芦花姑娘体面、芦花姑娘水灵；老舅母总在人前背后称赞外甥女儿生得像娘，秀气；通州姨妈每次来家总要将芦花夸赞一番，芦花如珍，如珍；芦花读高中的班主任是全校公认的一枝花，她也不得不承认芦花美丽，要说校花芦花才是第一，就连小村上的孩子们也会评头论足地与同村的秀

英、杏娣、彩萍比，都说芦花好看。

说法虽然不一样，但都是说她漂亮，姑娘们怀着几分妒嫉，又羡慕又挑剔，说芦花在微笑时酒窝左面大、右面小。

芦田贵对女儿的红颜却满不在乎，他认为女儿是美人脸，穷人命，穷人家里的土鸡成不了金凤凰。

去年读高二时母亲牛美凤得了类风湿病，瘫卧在床上，家里缺了女人的料理和滋润，就不像个家。父亲忙外头又忙家里，累得疲惫不堪，常常是饭不应餐、衣没人汰^①，无奈只好让女儿辍学回家助他一臂之力。

在芦花记忆里，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雕刻得很深，从没忘记过：

在她九岁那年，春上，村东头贾家的一头水牛兽性发作，像发了疯似的从屋后的水田里乱窜乱跑，闯进了村西芦田贵家的一片苇地里，将刚刚吐露出的嫩芦芽踩断、踩伤一大片，踩了还不够，还在芦芽地上打了几个滚，芦花看了心痛怜惜。蛮牛跑走后，她把一棵棵被踩的芦芽扶正，一双稚嫩的小手从水沟里掘来淤泥将芦根培直。此时邻居叶家哥哥叶苇青来了，见芦花正在为被踩的芦芽培泥，也跑来帮她。苇青比芦花大三岁，因为年龄相近，又是邻居，平时就像一家人，一起上学、做作业，一起割草、扫场地，一起跳绳、讲故事、玩耍；孩子们友爱，大人们也和睦亲热，两家谁家有了好吃的总要盛上一碗你送过来我送过去，互相送着尝鲜。芦花和苇青经常双双坐在门前运河边的河埠上看蓝天白云，看渺渺茫茫的湖水，看水鸟贴着湖面鹏飞，看大运河里长长的船队，看父亲摇着小船从苇丛里钻出来，期待着鱼儿满仓，他们快乐、开心，但是他们也有害怕和讨厌的东西。晚上从不敢在河边站，夏天叶伯伯在河

① 汰——洗，洗衣裳。

边乘凉时讲过一个水怪的故事，从此，他们就害怕从运河里钻出一个水怪来。叶伯伯说：“上辈传下来，这段运河连着五湖，很宽、很深，湖里有一只大虫，状如牛，又像鱼，白首长髦，雪牙金爪，鳞片如锣，尾翼如舵，鼻水如泉，双目若电，力大无穷，在水中伸个欠会掀起一丈高的浪，发怒时狂澜涌起不可挡。古人说，这是大禹治水时所降伏的大虫，名字叫无支祈。航船遇上它，就会被它掀翻。”苇青和芦花这才知道这世上除了有阳光、风、运河和运河里鲜美的鱼，还有可怕的东西，如凶恶的大虫——无支祈。

现在，他们俩把踩伤的芦芽扶直用泥培牢，一大片芦芽扶好后，两人的脸上身上都是泥。芦花用手去抹苇青脸上的泥，结果越抹越多，苇青揪了把路边的青草去抹芦花身上的泥，结果也是越抹越污，两个小泥人儿面面相觑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格格地笑了起来。笑过，芦花生气地皱皱眉头说：“苇青哥哥，这牛太讨厌了，芦芽不知道会不会活呀？”苇青安慰她说：“别生气，牛是畜生，不懂事，芦芽都培正了，我们经常来浇水，再弄点肥追上，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壮。”边说边用手比划着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两人放学回来，总要到苇地里来看看。芦芽倒了再扶，早了浇水，还从场头肥堆上装了许多草灰散在苇地上；不久芦芽一棵棵长得鲜嫩油光，芽尖和分叶格外粗壮，没过多久，已超过了芦花的身高，芦花看了高兴，这是她和苇青哥哥的功劳。

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，芦花又来苇地，看着那片被蛮牛踩过的芦苇长势喜人，杆粗叶阔，在和煦的阳光下微风吹拂，摇摇摆摆，闪亮灵动。芦尖像一顶锥形小帽，帽下两瓣修长的芦叶像少女纤细的双臂左右摆动，肢体十分优美，叶间轻轻磨擦发出细语般歌声，轻歌漫舞，英姿凛飒。她趴在田坎上，轻轻抚摸着一丛壮实的芦苇，嫩白的小脸紧贴在宽阔的芦叶上，甜甜地笑着，入迷地看着、看着，走进了童话世界。忽然眼前满是天仙般少女，跳着舞，唱着歌：

芦花放，稻谷香
五谷丰登粮满仓
苇青哥哥扮新郎
芦花妹妹当新娘，当新娘
嗨、嗨哟！嗨、嗨哟！

唱着，跳着，向芦花围了上来。十几个，几十个，天仙少女们越来越多，芦花被围在中间，格格地笑。

突然间，从少女中走出一个少年来，英俊、潇洒，像苇青，像新郎，像王子，在少女们的一片笑声中拥簇着向芦花走来，走来，走近芦花，他伸出双手拉住芦花的手翩翩起舞，歌声在耳边响起：

芦花放，稻谷香
五谷丰登粮满仓
苇青哥哥扮新郎
芦花妹妹当新娘，当新娘
嗨、嗨哟！嗨、嗨哟！

格、格、格、格，芦花畅心地笑着。

这时候苇青来了，看见芦花趴在田坎上，双臂搂着一丛芦苇，美丽的小脸荡漾着甜蜜的笑容，不时地发出格格的笑声，苇青惊喜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：“仙女、仙女，真像仙女！”芦花醒了，她隐约听到有人在说仙女，睁开眼见面前站着的是苇青哥哥，立即站了起来，羞涩地朝他笑笑说：“苇青哥哥，刚才你喊什么呢？”苇青又端详一下芦花，说：“芦花，你真好看，像仙女，你真像仙女。”芦花惊喜地说：“苇青哥哥，我真看见仙女了！来了好多仙女，一大群，她们唱歌、跳舞，好开心呵！”苇青说：“你是在做

梦吧。”

“不，我真看见仙女了。”芦花嘟囔着小嘴，头一扭说道：“苇青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还看到谁了？”

“看到谁啦？”苇青好奇地问。

芦花小脸现出一阵红润，身子一扭，说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

这时家门口芦田贵在喊：“芦花、芦花，快把衣服去汰了。”

2、捕 获

国庆节前夕，湖荡里秋色浓重，金黄的稻谷随风起舞，一片丰收景象。从芦苇荡里飞来的黄雀成群成群，几千只，几万只，扑向稻田与农家争谷。每到这个季节，湖田农家都要有组织进行捕雀，一来保住成熟的稻谷不被黄雀抢食，二来捕获的鲜肥黄雀拿去街市上会卖到好价钱，每年捕获季节卖黄雀是芦田贵家的一笔不小的收入。

那天晚上村里组织捕黄雀，芦田贵去县城借钱没有赶回来，正巧叶苇青从运河城打工回家，叶伯伯安排芦花和苇青同一条船。芦花已经久日没有见到苇青了，心中很是念想，这次捕雀安排在一条船上心中暗暗喜悦，却多少也有些心悸，毕竟现在都长大成人了，远不像过去十来岁的时候那样单纯。特别是男女之间那种微妙的感觉使他们在一起时明显有了拘束。芦花过去出口就是苇青哥哥，可现在常常把那个哥字也给省略了。只是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她才会亲昵地喊苇青哥哥。自从中午叶伯伯告诉芦花与苇青同船去捕雀，整个一下午她都处在又喜又慌的情状中。

黄雀似麻雀大小，又与芦雁相似，它是随谷物成熟循环迁徙的。秋天，稻谷成熟季节是五湖地区黄雀最多的时候，几千几万，空中黄雀飞过时遮荫蔽日。白天飞往稻田食谷，晚上躲在芦苇荡里栖息。黄雀先天不足是夜盲鸟，五湖人正是利用它的夜盲弱点在芦

荡里轻易可捕。

秋熟季节的黄雀又肥又壮，上海、南京许许多多城市到了秋熟季节有大批人来五湖收购黄雀——江淮一带黄雀从来都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吃法各地也有所不同，有油炸的，也有清蒸的；从黄雀腹内抠出内脏洗净，再塞满新鲜碎肉或填满火腿肉，再经过清蒸，那香、肥、鲜，味道好得没得说。五湖人尽管吃惯了湖鲜、河鲜，入秋以后还是把黄雀列为第一鲜。带羽的黄雀收购价比虾、蟹都高，到餐桌上价格更是不菲。国庆节前正是黄雀上市的高峰，价格也卖得最高。

五湖人捕黄雀有一套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传统规则，从未改过。他们是集体捕捉，按照村上户数分工，一家一条船，划区包片，统一行动，统一收验，统一分配，个人和单门独户是不允许私捕的。栖息黄雀的芦荡一般较大，单门独户一两条船根本无法捕猎。个人只有待集体捕猎完后才可以私自去收获残局。

傍晚，叶苇青把捕黄雀的电筒、雀网，用来惊扰黄雀的小鞭、铅盆都准备好放到了小船上，然后来到芦花门前喊：“芦花，要出发啦！”这时芦花刚安排好弟弟做作业，把娘吃过的饭碗收拾好，急忙应声道：“来了，苇青哥。”当芦花走出家门一眼看到苇青站在门前，高高的个子，结实的身体和他微笑清秀的面容，一下子胸腔里滋生出一股暖流，心脏不加控制地怦怦加快跳动，她愣了一会才含羞地说：“苇青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”苇青答：“早上，厂里国庆节放五天假，回来帮帮家里。”芦花又问：“运河城好吗？”苇青答：“好，比我们这里发展多啦，和大上海差不多，可繁华哩。”

芦花勾下头，停顿一回，轻声自语：“我也想去运河城打工，和你在一起。可这个家，走不开呀。”苇青安慰她：“别急，慢慢来。”苇青知道她辍学在家，心里很难过，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说：“上船吧，去芦荡捕黄雀。”

天黑以后，全村几十条船全部集中到了一个叫“百亩荡”的湖中芦荡附近，“百亩荡”范围约一百六十多亩，一丛丛芦苇疏密不一，像漂浮在水面上的大小森林，苇丛之间有可供船只穿行的水道，“百亩荡”向东是茫茫的湖面，大运河主航道就在这湖中穿过，湖的对岸便是牛角镇，是方圆几十公里湖区的中心镇，也是运河航线上的一个重镇。星空下湖面一片黝黑，依稀可见牛角镇上的照明灯在夜空中眨巴，不时地从远处传来呀呀的水鸟声，芦苇丛中偶有扑啦啦响动的黄雀展翅声。叶伯伯是荡浪圩小村的队长，在他的指挥下几十条船将百亩荡团团围住，像军队决战前的围攻态势，湖面上一片寂静。

现在芦花手拿铅盆和小木棍，苇青站在后舱撑篙，篙梢上挂了一串千响的小鞭，只等信号一发，各船一齐点放鞭炮，敲盆惊扰和驱赶黄雀向苇荡中央集中。

这条小船是叶苇青父亲新近打造的，可乘坐六至八个人，船尾还安装了“挂桨^①”，从荡浪圩到牛角镇距离三公里，往返交通工具就是船。芦花家只有一条旧船，因为经济拮据至今未能安装“挂桨”，有急事总是借用叶伯伯家的挂桨船。叶伯伯人好，气量也大，只要船空闲，借船从不打咯噔^②，随借随用。芦花读小学到高二都是在牛角镇上的学，平日住在牛角镇舅舅家里，周六总是和苇青一道坐叶伯伯驾的挂桨船回家。后来苇青到运河城读大专去了，叶伯伯上镇总要去学校招呼芦花坐他的船回家。现在弟弟芦俊上学，爹忙不过来时，叶伯伯常常送他去上学，周六接回来。挂桨船来去快，坐在挂桨船上像在水上飞一样，只几分钟就到了。

砰——嘭——，突然一束烟花窜向夜空，打破了沉寂的芦荡，这是“鸣扰”的信号，瞬即，“百亩荡”四面响声骤起，各条船上

① 挂桨——作动力的小型柴油机，带桨叶。

② 咯噔——犹豫。

早备的千响小鞭噼噼啪啪一齐炸响，同时敲盆声、击锣声当当地响彻夜空，船上的人啊啊啊啊地大声吆喝呐喊。整个百亩荡处在一片声震海洋之中。黄雀们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、敲击声、呐喊声惊得扑扑乱飞，因为夜盲，不能远飞，被驱赶的黄雀一大群一大群被逼扑向芦荡中央。这时候芦花坐在船舱里使劲地敲着铅盆，叶苇青放完小鞭一边呐喊一边撑篙让小船慢慢向芦荡中心移动。芦花开心，边敲边格格地笑。很快几十条船向中心逼进，只剩下几十亩地大小的一片芦荡。又听得砰砰砰一连串烟花爆响，它告诉大家开始捕雀，几十条船顿时全无声息。叶苇青迅速打开电筒，强烈的光束射向躲在芦叶上惊魂未定的黄雀，迎着强光这些小生灵一动也不动，两粒绿豆珠般的小眼睛眨巴、眨巴的可怜兮兮地任你捕捉。苇青叫芦花拿起雀网一按一只，叭一声，掉入网底，又按一只，叭一声又掉入网底，雀网里多了再倒入网箩里。就这样，照呀、按呀、倒呀，大约两小时后网箩已经装满，这时叶伯伯高喊：“验货啦，验货啦！”宣布鸣金收兵。

芦苇丛中小船转身不便，苇青撑篙用力过猛，小船剧烈一晃，芦花身子失重往后一仰跌倒在船舱，几乎是同时苇青也站立不稳，随惯性俯身跌向芦花，两人严严实实地合伏在一起，身贴身，面对面，嘴靠嘴。此时，芦花并没有感到惊慌害怕，只觉得一股男子气向她袭来，反感觉到身上有了一层坚实的屏障作保护，更觉安全。

可是叶苇青心慌意乱，他双手无措地用力支撑船舷，想从芦花身上迅速起身，可是稍稍一动小船晃得厉害，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，此刻他觉得羞耻难抑，连声说：“芦花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晃了一阵，船儿渐渐稳定，苇青才从芦花身上将自己挪到了隔舱，同时他伸手拉芦花扶她坐了起来，两人面对面坐着。苇青不停地说着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芦花一声不响，只觉得心儿在怦怦地狂跳，她意识到刚才压在她身上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从小爱慕的苇青哥哥。这两年苇青虽然外出打工，很少见面，但想念从未中断，曾

经不止一次地从意识深处跳出一丝一缕的爱来，她暗暗许过愿，一定要嫁给苇青哥哥，做他的老婆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与他一起去运河城打工，挣钱。挣够了钱再回荡浪圩砌上三楼三底大楼房，一家人滋滋润润过日子。

现在芦花睁大一对明眸，直盯盯地看着苇青，目不转睛，在夜色里闪亮、闪亮，透出深爱的目光，像似在等待苇青哥哥的回应。

夜色中的芦苇丛中，他们俩面对面，好像各自都听到对方的心跳，似乎都猜透对方的心思。苇青颤抖的手握起竹篙想撑船，微有咽塞的喉咙发音说：“芦花，我们回去吧。”芦花站起身，没等苇青说完，果断地冒出一个字：“不。”她伸手夺下苇青手里的竹篙甩在一边，向苇青猛扑上去，紧紧搂住苇青。此时苇青也激情奔涌紧紧拥着芦花，舌尖伸给芦花，芦花含着、含着，两人软软地倒向船舱，抱在一起，轻轻地滚动，小船一扭一扭，湖水一浪一浪，芦苇一摇一摇，声音很小，没有人听得到。只听到叶伯伯穿透夜空的声音还在吆喝：“快点上岸，验货啦！”

他们现在无须甜言蜜语，只有紧紧拥抱，他们现在没有羞耻与害怕，只有两颗相爱的心贴着心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像似刚刚听到叶伯伯的喊声：“大家快一点，快一点。”芦花贴着苇青的耳根绵绵地说：“苇青哥，我爱你，我想嫁给你。”此时的苇青像似麻醉了，口齿不清，不停地“嗯、嗯、嗯！”着。远处叶伯伯还在呼叫，他们同时松开手，互相拽着小心地站起身。苇青拿起竹篙，说：“芦花，我们回去吧。”芦花“嗯！”一声，蹲下身子抓牢装满黄雀的网箩，船儿绕过“百亩荡”向岸边游去。

二十几条船全部到齐，叶伯伯吩咐大家把黄雀全都抬上岸，然后又均等分成二十七堆，全村一户一堆，每堆足有十七、八斤。这是湖区捕黄雀最原始也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。分配结束后，少数几家又返回芦荡继续清剿“残敌”，这时候无论捕多捕少都直接归己。

叶苇青除了把他父亲分得自家的一份，同时也把芦花家分得的那一份又重新装袋提上船，得胜回家。苇青撑船，芦花坐在船头，此时的芦花心情异常兴奋，话特别地多，多得像孩子絮语。

3、举 债

芦田贵曾经引以自豪的是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儿女双全，又有一个很标致的老婆。老婆牛美凤勤俭、贤惠，从不与人争风斗嘴，对丈夫也体贴入微。

芦田贵刚五十出头，就像个干瘪小老头，他忠厚老实，勤劳吃苦，整天像部机器不停地在田头和家里运转。农忙在田里劳作，农闲到湖里捕鱼，一冬还要编上二、三令^①苇席。除了家里吃穿，还能供养儿女上学，也算是个温饱有余的家庭，村上人都很羡慕。

也有村人背后说，牛美凤嫁给芦田贵是鲜花插在牛粪里——糟了。可牛美凤从不嫌丈夫差，有一个秘密只有牛美凤一个人知道，那就是小老头的夜功夫很好，每上“战场”，简直就要把牛美凤弄得死去活来，据说有一回半夜牛美凤在床上喊爹叫娘，只有十一岁的女儿芦花误为爹妈在打架，就起床推开爹妈的房门，哭泣着说：“爹、娘，你们别打了。”牛美凤见女儿进来，立即笑着说：“花儿，没你的事，娘在做梦哩。”芦花听娘在笑着说话，这才安心回到自己的房内，这些当然是闲话。

令芦田贵万万没想到的是标致老婆突然病倒了，病得还不轻。全身酸痛，心跳加快，行动发慌。开始没当回事，总认为过些时候总会好的，人哪有不生点儿病呢，农家整天劳累，小病小痛不足为奇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不但不见好转，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到后来索性不能下地行走，更不能洗衣煮饭了，整日地躺在床上。这下

^① 令——量词，一令五百张。

子芦田贵急了，于是凑足了一千元钱，用船载着到牛角镇卫生院去看病，也没看出个名堂。院长说：“可能是风湿病，要去县医院作检查，卫生院没有设备。”芦田贵问去县医院检查要花多少钱？院长说：“三、五千元不会少，像这种病还要住院检查呢。”

住院，芦田贵听院长说还要住院，他茫然了，从来没有想过还要住院。也没见过小村上有哪家看病要住院，年纪不大的得了病配点药吃，最多打几针已经是很费钱了；年纪大的有病最多也是吃点药，或者到祖宗坟头上去烧些纸分说分说，不好就拖着，一直拖到归天。

芦田贵没有再往下问，到药房配了些药片，又从中药铺抓了两副中药带回家，跟村民一样边治边拖。牛美凤就这样已经很感激丈夫了。她知道家里没有钱，跑了一趟镇卫生院已经花去了好几百元，女儿读高中，儿子读小学，芦花住在舅舅家，不能给舅舅负担太大，每年要给舅舅点补贴，加上两个孩子读书费用一年要花去几千元。如今农田里收的稻谷只够吃，花钱还要靠田贵打鱼、编席。打鱼没有一定的保证，有时出湖一天才打上几斤鱼，卖上十几元钱，甚至还会空手而归。编席子倒稳当些，可太伤手，一个冬下来芦田贵的双手就像蜂窝一样，给芦箴刺伤刺破，满手创伤，双手贴满了橡皮膏药。能编出个千二、八百条席就有三、四千元的收入；加上养一头猪，喂几只鸡，卖得几百元，一年也就这些全部收入了。牛美凤躺在床上叹着气自语道：“如今，看病看不起！没病就是福啊！”

没过多久，药也服完了，病还是不见好，日渐严重。看着卧床不起的老婆，心里很痛。于是打算带牛美凤去县医院看病，可是三、五千元钱到哪里去弄呢，他闷想了几天，决定去芦花她舅那里去商量商量。

那天芦田贵提了早晨刚打来的几斤鲜活的鲫鱼来到牛角镇牛湾村。正遇她舅在家，于是说明来意。舅说：“美凤的病要抓紧治，

不能拖。我做弟的本当要帮助她，你知道如今一个种田人手头紧啊，两个丫头大了也都没有出嫁，整天愁着钱呢。”芦田贵听得出来，她舅不会借钱给他，他也知道舅没有钱，心里一阵发凉，神情极端沮丧，只是叹气。

她舅看得出，老姐夫心情不好，脸色难看，于是向他出了个主意：“喂，姐夫啊，你是不是去一趟县城找一找表舅牛孟大，他在城里开了家建筑安装公司，靠他当县委书记的大伯撑腰，工程做得多，听说赚了不少钱呢！不妨去找找他，许能帮上点忙。”

芦田贵听了觉得是个主意，可又想同那个表舅并不太熟悉，只是几年前老丈人过世办丧事的时候碰过一回面，也仅是打个招呼而已。芦田贵记得他黑黑胖胖的，人很羞，可言语倒也客气。那次见面他还对我说：“老姐夫啊，今后有困难来找我啊！”要是真找上门不知肯不肯帮忙呵？芦田贵踌躇地说：“她表舅是见过一面，还打了个招呼，可还是不大熟啊！不熟难开口呀。”他舅说：“我写封信，你拿去找他，我想他不会不理你的，终究是表亲么，这点情总还懂吧。”

芦田贵心想，她舅与孟大是亲表兄弟，有他的信想必总会看一面吧，于是连连表示：“我去，我去找表舅试试。”

一支烟工夫，她舅用一张簿本纸写了一封信，又找了一个用过的信封，反折过来用米粥糊好，将信纸装进了信封，交给了芦田贵。

芦田贵当天下午就乘船到了湖西县城，找到牛孟大的牛大建筑安装公司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收工前了，他在一处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见到了牛孟大，还认识，虽然两年不见，没变样。只是口气和架子比从前大了。牛孟大见到芦田贵来像似从未见过的一样，也不起身，口中喷着浓烟，傲慢地说：“你好像是荡浪圩老姐夫，是吧？”芦田贵急忙从口袋里拿出她舅的信，弯腰给他，连连回答：“正是，正是芦田贵。”

牛孟大拆开信看毕，微微有了些温和，说：“老姐夫啊，大姐病了，现在看病贵啊，如果要住院检查，没有个几千、万把的就别想进医院的门呵。”话毕，牛孟大像刚想起什么事，又说：“大姐夫，你坐，你坐了说。”他手扬扬让芦田贵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。很快脸色阴转多云，好像热情了许多。见此，芦田贵心里也踏实了，只等她表舅的回音。

牛孟大转了转他鼓凸的眼珠，布满横肉的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若有所思地问：“大姐夫啊，听说你家有个很体面的女儿，叫芦花，是吧？”芦田贵忙回答：“小丫头，不懂事。”

“噯，女大十八变么，今年该十九、二十了吧，想必一定很出趟啰。”芦田贵又讷讷地说：“农家丫头，吃些粗饭杂粮，谈不上出趟不出趟。”牛孟大接着又说：“噯，谁不晓得我们五湖里的水好呀、养颜。”芦田贵根本不懂什么养颜不养颜的，没听懂也就没再回话，只是唯唯诺诺地点头哈腰。

牛孟大突然精神来了，半躺在太师椅上猛地一坐而起。芦田贵一惊，不知她表舅要做什么，后退了两步，可牛孟大神道地端坐着，两粒眼珠子突得老大老大，一动不动，然后又出奇地表现出着急的样子，说：“大姐病成这样，你也不早来找我。人的身体要紧啊！你儿子还小，正需要人照顾，大姐这一病，小外甥不就苦了吗？”芦田贵听了，心里热乎乎的，觉得她表舅的话讲到了心坎上，只是点头。牛孟大接着面有难色地说：“我是个小公司，虽然大伯为我介绍些工程，可这湖西地方小，工程造价也低，钱赚得不多啊！不过老姐夫你有困难，这个忙我还得帮。”听了这话，芦田贵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，他认为表舅到底是个老板，就是通人情。

没等芦田贵喜形于色的时候，牛孟大话锋一转：“不过大姐夫啊，你呢这么大年纪了，家境又贫，希望还要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啊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改日和你女儿一道来，要借多少就借多少，今后你还不起，让她们下一代去还，让你女儿写个借条就行